



于芳 陈鸿儒 著

荒野深处

Huangyeshenchu

荒野深处的地质人

坚守着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从一个荒原走向另一个荒原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深处 / 于芳,陈鸿儒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68-0083-7

I. ①荒… II. ①于…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8278 号

书 名 荒野深处

作 者 于芳 陈鸿儒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封面设计 石 璞

版式设计 王林强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62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5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83-7

定 价 58.00 元(上、下册)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乌云又厚又低，在山峡间涌动弥漫，似猛兽般铺展开它巨大的躯体，张牙舞爪地笼罩着海拔 4200 米的轮空大坂。周围满是重重叠叠荒凉不毛的山岩峭壁。纵横交织的窄窄的山缝，被沉积的雪屑分割成黑白相间的网格状。无底的深谷黑洞洞的令人目眩。

冰雪泥泞的崎岖山路上，两百多号人的队伍，拉得长长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吧嗒吧嗒的鞋泥接触声、声嘶力竭的吆牛声、肩上负重机械的吱哼声、偶尔岩石滚落山涧的隆隆声，各种怪里怪气的回声，回荡在山谷里。

清一色厚重膨胀的羊皮大袄敞开着，裸露着里面白色的羊毛。清一色的军绿色遮耳棉帽呼扇在两颊，分不清是男是女，蛇形散布在半山腰上，一点一点向前蠕动。

“李钢，扛不动了咋的？你瞅你那一小腰拧啊拧的，白瞎你个男人了。”

“莫有，莫有，路太滑咧嘛，我害怕着小心走哩嘛！还是柳机长你厉害歪，我们两个男人扛得起的钻杆，你一个人扛着不费吹灰之力嘛。”李刚瘦小的身体扛着机台木喘着粗气。

“咋啦？眼热啊，信不信，你三个李刚我都能扛得动。”膀大腰粗的柳惠琴一本正经地说。

“哎，李刚，柳机长都发话了，还不赶紧让扛上，你这干巴瘦的身体，快省把子力气吧。”有人笑。

李刚笑着嘟囔道：“我又莫想着省力气，我是真心佩服咱们柳机长能干歪。”

“劳驾，让让道，大机器过来了。”背后有人喊。

前面的人急忙闪开。

“一、二、咳吆，一、二、嗨哟！”不断地有多个人搭伙抬着重机械吱嘎吱嘎缓缓向前移动，哈气成霜的嘴巴里吆喝着整齐低沉的号子。

分队长杨顺水和支部书记唐寅跑前跑后指挥照应着队伍。

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吴书记，强忍着关节疼痛，手执树棍作拐杖，和工人们一起扛着钻杆儿往前走，山路湿滑，脚下禁不住有点儿踉踉跄跄步履蹒跚。

“吴书记，跟您说多少遍了，咋就是不听劝啊，您指挥着大家走好就行，别再扛了，这么滑的山路，有个好歹咋办嘛。”

浓重的山东口音，豁达敞亮的声音：“我没事，没事，这不是好好的，跟走平路有啥区别嘛。你们不用管我，快去照看队伍，看看后面的女同志，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吴书记回头不停地叮嘱身边的同志：“我说老少爷们，脚下长只眼睛，千万小心不要滑倒了。”

驮满物资的牦牛艰难地前行。

江农生、“猴子”、郑魔术、童志鹏、柳田宽和一帮新招工的年轻人每人赶着一头驮满物资的牦牛前进，越往前走，山路越陡，牦牛前蹄打滑，抑制不住恐怖，向后倒退。

“借道，借道——”扛着机台木、扛着钻杆儿的同志一个个从身边走过。

“驾——驾——驾——”小伙子们怒目圆睁，疯狂地拽住牛枷，用肩顶着，一手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牛背，一边用变调的声音大吼着，没走几里地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

“我娘娘，狗日的歪，咋摊上这么个鬼差使咧嘛，在老家下地干活也莫这么累过，老子这辈子咋就这个苦命，走到哪里都要下苦受累，好不容易到地质队当上工人咧，还是离不开跟这屎牛打交道。”廖爱国恼火地脱下招工市新发的羊皮大袄，捆在腰间，嘴里不住地抱怨着。

“猴子”棉帽掀到脑袋顶上，擦把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趣道：“你可别、别骂牛，它这么离不开你，说不上他就、就是你前世的老婆，要、要跟你永生永世白头到老呢。”

大家哄笑。



“呸，你前世的老婆才是牛歪。”廖爱国说着也禁不住笑起来。

“哎，我说你这个郑魔术，这会儿咋没得动静了，快快施个魔法把这些的东西都变到目的地噻，我们空手走路才轻松自在，大家说要得不嘛。”柳田宽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笑声，有人学着他的腔调：“要得，要得。”

“嘿，你柳田宽怀疑我，对不对？你当我不能变啊？说实话，我是不想抢了大家的功劳，你也看到了，大家干起革命工作这热情多高啊，热火朝天的，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谁乐意当落后分子，是不是？我一个人把活都干了，我当了特等模范，你们大家伙咋办嘛，不都对我有意见了嘛，我可不能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不过，我给你们先说好了，赶明儿有空了，我还真给你们来个大变活人，让你们开开眼界，这牛皮可不是吹的啊。”满脸络腮胡的郑魔术气喘吁吁，半真半假地说。

话虽有些夸张，江农生却不觉得有啥，肩膀死死抵着牛枷，心里着实有些佩服这个山东汉子，长这么大，他可是头一回看到耍魔术，那可叫大开眼界啊，想着就神奇。虽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脑海里还是浮现出刚招工那天，他走进大接待室的情景……

说是接待室，其实是一个废旧的大仓库临时改造的大房间，高高的房顶，南北各有几扇大窗户，靠墙是一个挨一个的通铺。天气冷，大家都集中在房子中间用钢管焊接的大火炉旁，炉火熊熊燃烧，火苗蹿得老高，热气扑来，顿时感觉全身暖融融的。

江农生凑到跟前，放下行李，有人示意他把东西放在东边门后面堆放工具的地方，他连忙走过去把东西放好。

火炉旁，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观看一位穿着中式棉袄的小伙子耍魔术。小伙子留着小分头，满脸络腮胡，情绪激动，操着山东口音，嘴巴不停地解说着：“大家想过没有？什么叫魔术？魔术魔术，这个‘魔’字很关键，我把你麻痹了，我就开始捣鬼，这就叫魔术。”

一片笑声。

灵活的眼神骨碌骨碌闪来闪去，眼疾手快地拿出一个乒乓球，左手上亮一下，右手上又亮一下：“看好了，看好了，变——”双手一拍，啪！手上的乒乓球不

见了。

“哇！”周围一阵惊叹声。

所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想看清楚他在哪里捣鬼，他却出奇不意，从后脖颈处慢慢挤出一个乒乓球来，神情得意地说：“它又乖乖回来了。”

“他捣鬼了，捣鬼了！”有人叫。

“对，我捣鬼了，我不是说了吗，魔术魔术，就是捣鬼。”

“那你再变一个，我就不信看不清你捣的鬼。”又有人叫着。

络腮胡笑了，有礼貌地对坐在身边的高个头小伙子说：“这位兄弟，我能借你的钢笔一用吗？”

小伙子叫姚建北，外号“猴子。”他看看对方，再看看自己插在中山装上衣口袋里黑灿灿的英雄牌钢笔，这是临时对象赠送给他当工人的礼物，他有点儿舍不得。

旁边的人起哄，说：“就借给郑魔术用一下嘛，用坏了，他捣鬼给你变个更高级的。”接着又是一片笑声。

没等猴子反应过来，钢笔眨眼间就到了郑魔术手中。

“呦——”周围一片惊叹的唏嘘声。

郑魔术左手伸展，托着这支钢笔，看到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手，笑着对大家说：“这回看好了，看好了，我要把它送走了，走，走——”说话间左手猛地攥成一个拳头，再展开时，房间里的人惊呆了！江农生目瞪口呆，钢笔在他手中真的不翼而飞。

“这位兄弟，想要回你的钢笔吗？麻烦你去那张靠西面的床铺上拿一下。”

所有的眼光刷地投向“猴子”的床铺，周围一片窃窃私语：“你看到他咋捣鬼的？”

“不知道，我眼睛都没眨一下，也没看出咋捣的鬼。”

“没看见他挪地方啊。”

“太神了！”

“哪还用说，人家招工之前在杂技团干过两年，是真正的魔术师。”

“猴子”半信半疑地走到西面自己的床铺跟前，上下左右寻找着，顺手掀开



枕头，哈，黑灿灿的钢笔就在这里。他举起钢笔，激动地对火炉旁的人喊道：“找到了！找到了！”

“哇——”满屋子的人都对郑魔术投去惊讶羡慕的目光。

郑魔术满面红光，双手抱拳：“献丑了！献丑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江农生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耍魔术变戏法的，这么精彩的表演简直不可想象，自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跟着大家使劲儿鼓掌，拍得手生疼生疼的。

.....

江农生心想：凭郑魔术的本事，变个大东西呢，肯定也能成哩，你想嘛，众目睽睽之下，钢笔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走咧，谁能做到——神仙才能做到歪！他侧过头，左右端量这个郑魔术，也莫啥特别的地方，倒是跟自家村子西头的全脸胡狗娃哥还有几分相像哩。

队伍突然停止前进，牦牛和负重的人都停止前进了。疲惫的人群有些焦躁不安，谁也不晓得是咋回事，隔着人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到——满眼里还是黑压压的云层和清一色的棉帽，再往前，那边是陡崖峭壁，远远看去，山峰倾斜着，好像要跌栽过去。

“前面咋不动了？就这老牛拉破车的速度，猴年马月到百泉啊？”有人叫喊。

“走不动就乖乖让开，让我们能走的到前面带路。”

“前面的，咋不吭气，到底咋了？”

“……好像是路不通了……”

支部书记唐寅和分队长杨顺水跑到吴书记面前。

“吴书记，前面接近山崖最狭窄最陡峭的转弯地段，大机械很难过去。”

“通知大家少安毋躁，原地休息几分钟。走，我们过去看看。”吴书记说。

吴书记小心翼翼接近陡壁，路窄得只有侧着身才能行走，不能转身，也不能回头，头顶上方凸出倾斜的巨大山岩把天遮住了。

“吴书记，我来——”

“我来——”

“你们没有经验，还是让我看看。”吴书记小心试探着迈过去。骨碌骨碌的

小碎石滚落山涧。

“吴书记，千万当心！”

巍峨高耸的山崖转弯处，吴崇光的身体紧贴向外倾斜过来的山岩，眉头紧蹙，表情严肃，他仔细观察转弯地段的角度，又反复踱步估量坎下坡度尺寸，眉头逐渐舒展。

“我有个想法，你们看中不中？”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其他两位领导，征询他们的意见。

“我同意！”

“我看行！”

意见统一。他选择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站上去，环视一下窃窃私语的人群，大手向前一挥，山东口音在山间回响起来：“同志们，队伍里是共产党员的请举手！”

“刷——”人群中许多只手举起来。

“同志们，我们已经走过一半的路程，眼前的路段，遇到了危险，脚下是看不到底的深渊，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也没有别的选择，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也要闯过去，咱共产党员啥时叫困难吓倒过？没有，从来没有！危险的地方就该我们去，现在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是党员的，跟我站到坎下去，无论如何，今天搭浮桥的设备物资一定要按时到达百泉，虽然天寒地冻，困难重重，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尽快搭好浮桥，保证后续大批人员和物资进山，为尽快探明鼓家山矿藏提供有力保障，党员同志跟我来！”

“吴书记——”唐寅阻止他。

杨顺水说：“吴书记，您在上面指挥，让我们年轻人来吧！”

吴书记铁一般坚定的脸庞，没有理会他们，小心而又毅然地站到崖边最陡峭、最狭窄的坎下。见此情景，唐寅、杨顺水、党员、非党员二话不说，一个个扛着木板，纷纷抢着站到坎下，霎时间组成了一条长长的肩膀通路。

身边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深谷，稍有不慎就会坠落深渊粉身碎骨，江农生这个农村里长大的赤脚医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为工人阶级一员时，竟然第一次就做出了这么勇敢伟大的壮举，站在坎下队伍中，他心中突然感到无比壮烈和激动。



“同志们，抓紧时间放心过吧！我们扛得住！”唐寅大声喊道。

一双双脚踏上来，从肩膀扛着的木板路上颤巍巍地踏过去，踏过去……，一颗颗心希望自己此时身轻如燕，希望机器轻些、脚步轻些、再轻些。

我们挺得住！坎下的同志挺起胸、硬撑着脖子，咬着牙坚持着。

有人突然喊起低沉的号子：“一、二，嗨哟！一、二，嗨哟！”

天空再次飘起零零星星的雪花，时间似乎比平时漫长了许多，队伍在肩膀通路上似乎总也走不完、走不完，无穷无尽……。不知过了多久，江农生脖子酸痛，肩膀麻木，身体几乎失去了知觉，瘦弱单薄的身體虛汗直冒，一再往下沉，他警告自己：江农生，你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哩，一定要挺住！挺住！

当最后一只脚踩过吴书记肩膀上的木板，吴崇光右脚下的冻土层猛地塌陷下去，还没来得及反应，失重的身体就直往崖下滑去。唐寅慌忙伸手去抓，却没有够着。

人们惊呆了！

“吴书记——”

“吴书记——”

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在山谷中回荡。

下滑中，吴崇光的手竭力想抓住岩石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急速滑下去的身体却什么也碰不到，眼看就要掉下悬崖的一刹那，无意中手却触摸到了崖边一棵枯树根，他死死抓住不放，悬空的身体垂在半空，两脚乱蹬，试图接近崖边的岩石，却怎么也够不着。

刹那间，崖上的人们心脏停止了跳动，不敢喘气，不再惊呼，唯恐一出气吴书记就会掉进深渊。

“快，拿条吊绳，我下去救吴书记！”杨顺水朝人群喊。

立刻有人甩过一根吊绳。人们呼地上前抓住绳子的一头。江农生见势，几把脱下羊皮大袄，扔在地上，来不及考虑，冲上前，推开杨顺水：“分队长，下崖我行咧。”不容分说，抓住吊绳，双脚利落地夹住绳子直滑下去，接近吴书记身边时，他把崖上垂下的另一条绑着大吊网的绳索抓起，网口张着，准确放到吴书记脚下位置，嘴里喊道：“吴书记，脚站直。”

精疲力尽的吴书记双腿蹬直，试探着站到吊网中，双手顺势抓住了绳索。

崖上的人见状，赶紧收绳，吊网徐徐上升，吴书记得救了！

“吴书记，小心！”崖上的人惊呼。

吴书记被缓缓拽上崖后，紧跟着，江农生也被人们用绳索连拉带拽拖到崖上。

吴书记躺在地上，双手、额头鲜血直流，眼睛无法睁开。身边，新任野外卫生员的梁爱华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为他伤口擦酒精消毒，不知是紧张还是不熟练，她的手哆嗦个不停。

江农生迟疑片刻，一向在人前有些腼腆的他，此时顾不上许多，鼓足勇气走过去，对梁爱华说：“你给我准备纱布。”他接过梁爱华手中的镊子，迅速用酒精为吴书记擦拭伤口、消毒、止血、撒消炎粉，然后用纱布熟练地包扎好手和头部，这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得心应手所做的一切，让一旁的人们瞠目结舌。

“嘿，这小伙子真行，看不出来还懂医呢！”

“嗯，动作熟练得像个大夫。”

“好像是新招工来的。”

包扎完毕，吴书记睁开眼睛，坐起身，亲切地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小同志，叫啥名字？刚才下崖挺利索的。”

小伙子表情有些害羞，声音很低：“我叫江农生，以前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经常上山崖采草药。”

“噢，我说呢。今天还真多亏了你及时救我，不然我就要见马克思去了，我可要谢谢你这个救命恩人啊。”一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逗笑了。“新招工来的吧？分在卫生所了？”

“莫有，我自己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资处的王同志已经把我分到坑道组了。”话里有几分自豪。

“好样的，有志气，革命工作就要捡重担子挑，是个好苗子。是党员吧？”

被吴书记一夸，江农生激动得满脸通红，立刻点头：“是。”

“这就对了，困难面前，危险面前，咱共产党员就要冲在前面，党的老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吴书记，你受伤了，这里一切交给我，我让小李送你下山。”分队长杨顺水上前拽住他的胳膊。



“不用，不用。”吴书记连忙摆手，“擦破点皮，不要大惊小怪的，我在一野打仗时，右腿钻进一颗子弹，照样跑了十几里地，这点伤算啥？咱们不能耽误时间，抓紧赶路吧。”说着站起身。

杨顺水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吴书记，我对你有意见。”

“说，有意见就提。毛主席不是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下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让我们年轻人上，好不好？这么大一支队伍还等着你指挥呢，出了事咋办？”

“哎，我说你这个杨顺水，你是说我老了吗？我可不服气啊，今天你可是亲眼看到了，我吊在崖上，手臂上得有多大的力气才能撑得住啊，年轻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啊！再说了，遇着事我这个当头的不上，让你们上，那我算啥领导啊？”吴书记爽朗地大笑起来。

“哎——哎——”江农生拽着牦牛跟在吴书记他们身后走着，旁边传来低低的喊声，侧转头看去，是身背药箱的梁爱华在喊他。不知为啥，江农生腾地满脸通红，慌忙左右看一眼，见没人注意他俩，这才问道：“我还莫来得及问你，你咋跑到野外来咧？野外莫有几个女同志啊？”

“有二十几个歪，我跟女子机台的大姐们在一起。哎，我咋这两天看不到你的影子咧？”

“我忙着做准备工作哩嘛。哎，你咋莫分到大队卫生所？”

“他们让我去，可是我死活不愿意去，野外也需要医生，我要求到野外当卫生员咧。”

“就你？刚才人家头上流点血你就吓得不敢靠前，浑身发抖，咋当卫生员哩嘛。”

姑娘羞得满脸通红：“我在县医院培训过两年，医生夸我医学理论掌握得好，可是回村里后很少给人看病，平时负责发药啥的，莫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就想着以后要好生向你学习哩，你刚才救吴书记时表现得真勇敢，像电影里的英雄哩。”

崇拜的眼神，满嘴的夸奖，江农生颇为自得，他挺起瘦削的身体，坚定地说：“我是男子汉，这次出来工作，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

“刚才看你擦药包扎，就是个有模有样的医生，其实你当个卫生员也好得

很咧。”

“那是啥话，虽然我也在县医院培训过，可我总觉得打个针、擦个药的事，就应该留给你们女娃们干去，我们男人就应该干出大力、流大汗的工作，为国家建设做更大贡献嘛。”江农生说出这些分队长对他说的话，突然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了许多。

“嗯，我大伯也说年轻人就得有志气，我跟你们分在一个分队里，以后给人看病有啥不懂的我可以向你请教吧？”

“那可说不准，我干的可是最艰苦的工作，整天在洞子里，忙得很哩。”江农生骄傲地说。

梁爱华羡慕的眼光看着他，问道：“洞子里的活一定很累吧？”

“那当然，年画上画着哩，一个工人，一手握钢钎，一手抡铁锤，出的是大力气，光荣得很哩嘛。”

“那你可得当心点，莫砸到手咧。”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想好咧，不管以后遇到啥困难我都不会退缩的。”

瞅着他的脸，梁爱华突然哧哧笑出声来：“看你的脸，都像我家养的花猫咧。”掏出一方手绢，递过去。

“不擦咧——”他腾出的手还是接入手绢，胡乱在脸上抹几把，欲还，看到干净的手绢上顿时面目全非，沾满泥土，脸上有些尴尬，迟疑了一下。

“这里——”梁爱华笑着用手示意他的嘴角。

江农生只得难为情地又擦两把。

梁爱华逗他说：“我这可是新手绢，用脏了你还我一个新的才行哩嘛。”

江农生当真，窘得满脸通红，说：“野外莫地方买去，等到咧分队营地，我洗干净还给你吧。真对不起。”

“逗你玩哩嘛，看把你吓得，手绢你就留着用去。”梁爱华看到一脸憨态略显拘谨的他，忍不住又扑哧哧笑起来。

江农生扭过头去，死命抵着牛棚，他被她笑得心里很不舒服，想起在县城火车站跟她第一次相遇相识时，就是被她这么扑哧哧笑得很没有面子，甚至有些无地自容……



那天他心急火燎，头顶像蒸馍的笼屉揭盖，热气蒸腾地赶到县城火车站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冬天天黑得早，狭小的候车室内已经亮起了电灯，里面挤满了人。江农生这个生产队里有头有脸的赤脚医生，只是大前年在县城学习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过火车，没想到今天要亲自坐一回，心里蓦地有些怯生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候车室里冲便式的厕所，让他大开眼界，手拽一下细绳，一股水就会把便池里的粪便刹那间冲刷干净，显然比自家的茅坑（粪便堆得高高的才起粪清扫）要卫生得多。便后洗手时照着墙上的镜子，这才发现号称生产队“高级理发师”的三叔给他修剪得最新潮的、所谓城里人最流行的小平头，比起真正的城里人，明显地多了一个锅盖。唉，锅盖就锅盖吧，兴许是自己头发太多的缘故，怨不得三叔的手艺。表情腼腆、东张西望想给自己找个座位，狭小的候车室，仅有的十几张坐椅，已经坐满了人。他惊诧地发现周围的人正以奇怪的眼神盯着他的衣服，一位梳着两条长辫子、脖子上围着大红围巾的姑娘，看着看着竟然扑哧哧地笑起来，跟送她的家人耳语着什么。一堆人都开始看着他笑，仿佛看到了动物园里的大猩猩。江农生慌不迭地收回窘迫的眼神，站到墙角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低头悄悄查看自己的衣服，那是几个小时之前临走时，在乡里学校当教师的二哥见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黑棉袄，怕他被人笑话，一咬牙，从箱底里翻出自己夏天里没舍得穿几回的月蓝色棉布衬衣给他套在了棉袄上。江农生穿上这件新衣服，还沾沾自喜了一路呢。管不了那么多咧，莫想到城里人咋也这么少见多怪哩嘛。

火车呜呜鸣地进站了，他鼓足勇气跟拥挤的人们一起上了火车，火车里面咋还是这么多人？依然没有座位，他把铺盖卷扔上行李架，脊背贴着坐椅靠背，在过道里站稳，想起从此要远离家里亲人，心里不由得涌起几分酸楚。咦，忽然看到刚才笑话他的姑娘，正趴在车窗口，哭哭啼啼地跟家人告别。哼，多大咧，看你这莫出息的样子，还笑话别人哩！他的头扭到一边。

小站上火车只停留一两分钟，没咋地，列车就开动了，身后不断传来抽泣声。

“哎，这是谁的行李放到过道里，让人咋走路哩嘛？”

有人接上话茬：“这些乡里人就是糟糕得很，到哪里都能看到他们，出门不是行李就是大包，恨不得把家都搬来哩。”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放上去。”姑娘的声音。

江农生心里有些愤愤不平，你们城里人出门不也是大包小包的嘛，咋就看乡里人不顺眼，没有乡里人种地，你们城里人吃啥哩嘛？查查家谱，搞不好你家打上辈子也是乡里人哩。眼睛扫过去，那姑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费力地把一个比自己行李大两倍的包袱正往行李架上托，包袱太大，姑娘挣得满脸通红，好不容易才将包袱搭上行李架的边沿，然后使出全身力气去推，包袱纹丝不动。

迟疑片刻，他轻声说：“你站过去点儿，我给你弄上去对咧。”伸手把行李抓住，推到行李架里面。

“谢谢你。”

长这么大很少跟女娃打交道的江农生脸一红，想说不用谢，可是嘴里嗫嚅了几下，愣是没说出口，他把头转向车窗外。

火车一路向西行驶，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荒滩和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想到自家的坡上、窑洞前后夏天里绿绿的树和草，心里蓦地产生了依依不舍的感觉。

站了一夜。

清早，车厢的喇叭唱起歌，几个乘警和列车员出现在拥挤的车厢里，扯着嗓子吆喝道：“把票拿出来，查票了，查票了！”

江农生急忙伸手从棉衣贴身处母亲给缝的口袋里摸出车票。

乘警问姑娘：“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招工到地质队，去省城报到。”

心里一阵惊喜。刚才还发愁去省城两眼摸黑，怎么才能打听着报到的地方呢，现在正好有个伴咧，只可惜是个女的，说话怪不方便的。

“你呢？到哪里去？”乘警查看他的车票，问了同样的话。

“招工到地质队，去省城报到。”有意提高嗓门回答。

姑娘一惊，盯住他，满脸惊喜：“你也是咱们公社里招工报到去的？”

“嗯，我还以为你是县城里的人呢。”江农生脸羞得通红，眼睛不敢正视她。

“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小河村的赤脚医生。”



“呀，那我们柳梢头村跟你们隔下不远啊，我也是赤脚医生。”

“那我们大前年去县医院培训咋莫有见过你？”

“我年龄小，比你们晚咧两年培训的。”

“我咋听我们队长说这次招工莫有几个女工名额。”

“我大伯是公社的书记，他给我争取咧一个名额。你呢，你们村咋就叫你去咧？”

“支书说我各方面条件好，是他推荐我去的。”

“听说，其他村招上的人好像都先走咧。我听我大伯说，这回地质队要在各地招大批的工人，大年三十都不休息，叫啥零点起步，还要搞大会战哩。”

“嗯，我们村上的人都羡慕我能捧上地质队的铁饭碗，当工人，还要参加大会战，这样的好机会，我娘说我是前世修来的福，我想好咧，一挣到钱就给我娘寄回来……”至于让娘把家里的破炕席换掉，炕席太烂了的话刚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遇到同乡，他的话总算多一点儿了。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快下车时，两人互问了姓名，江农生才知道姑娘叫梁爱华。

下了火车，在熙熙攘攘的车站附近转悠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地质队接新工人的车和接待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嘈杂和陌生，比起眼前的姑娘，江农生似乎更有几分不知所措和恐慌。肩上背着两个人的行李，躲躲闪闪地跟在姑娘的后面，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和窘态。

一连打问了几个人，人家都面无表情地看看他俩，不知道啥原因，没有开口，竟旁若无人地走开了。硬着头皮，梁爱华又找了一个解放军打问，解放军很热情，把他们带到了十六路车站。

坐上公交车，梁爱华不满地嘟囔着：“城里人咋那么不爱说话，多说一句话能掉几斤肉咋哩？”

终于打听到新工人报名地点，怯生生地走进一所破旧的大院，迎面的大院门上悬挂着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白色的大字：欢迎新同志。

天寒地冻，门前的长条桌前已经围满了人。不远处，树上架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听起来令人振奋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梁爱华大概是遇到了熟人，热情地站在那里聊起天。

江农生谦卑地对扎堆的人们说抱歉，然后费力地挤到长条桌旁。几位身着深蓝工作服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他拿出公社介绍信和在县民政局事先填好的一份招工登记表，恭敬地用双手呈交到负责的王同志手中。王同志看看登记表，再看看眼前土里土气一脸诚惶诚恐的年轻人，惊叹地用手指弹着登记表，问道：“这字是你写的？啧啧，遇到秀才了，我的妈呀，这一手好字，文化程度不低，是高中毕业嘛，原先是做什么的？”

江农生口干舌燥，见桌上放着几杯热腾腾的开水，他禁不住咽口吐沫，嗓子更冒烟了：“在老家当赤脚医生。”招工人员一听，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文化程度高，又当过赤脚医生，行，可以分配到 258 队卫生所工作。”

“不，我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句憋了一路的话终于说出口，他的心脏狠跳了几下，来到城里一直有点自卑的他，蓦地增添了一份底气和自信，终于有勇气抬头面对眼前的几位同志。

果然这一句话，引来更多的钦佩和赞誉：“来了个好小伙！”

“好样的，小伙子，有出息。咱工人阶级就是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咱们这么多工种，坑道工最艰苦，你就去挖坑道吧。”王同志考虑片刻，郑重地在工种一栏填上“坑道工”，然后热情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好了，小江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现在你先去接待室，把东西放下，洗洗涮涮好好休息，明天就有车送你们去酒泉 258 队，到了那里，你就能领到崭新的工作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一位同志善意地笑着，拽拽他的衬衣说：“嗯，有了工作服，这件衬衣留着夏天穿吧。”

身边一阵扑哧哧的笑声，梁爱华在笑。

江农生有点儿难为情地点点头，背起行李卷，打听去新工人接待室。

……

江农生正想说什么，前面分队长杨顺水大声喊道：“同志们，我起头，大家唱首歌好不好？”他的声音有些走调不合拍：“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预备——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山坡上响起稀稀拉拉含含糊糊的歌声。

江农生听过这首歌，虽然不太清楚歌词，也跟着大家哼起来。



歌声刚落，吴书记的声音响起：“大家累了吧？听着唱歌没底气呀，人是铁，饭是钢，看来不填饱肚子走不动路，这样吧，咱们休息二十分钟，吃点干粮继续前进。”

冰天雪地，伴着漫天的雪花，人们仨一群俩一伙，散坐在木头上、路边的石头上。有的干脆靠着机械，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从背包中拿出出发时食堂发的玉米面发糕，就着水壶中冰凉的水，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二十分钟后，前进的路上突然响起了女声合唱，声音越来越大：“新的女性，是觉醒的劳苦大众，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

人们的目光集中到半山坡穿着跟男人一样，扛着钻杆儿的女同志身上。她们是女子 216 机台的全体人员，带头的就是那个膀大腰粗，身高 1 米 72 的女机长柳慧琴。

女同志这一唱，似乎给疲惫的队伍增添了士气，男同志们备受鼓舞，南腔北调，粗嗓子、细嗓子、高音、低音，错杂凌乱地混在一起，随即较劲似的高唱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

刚唱完，柳慧琴浑厚的大嗓门亮起来：“男同志唱得好不好？”

女工们大喊：“好——”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凌乱沙哑高低不同的嗓音在山坡上再次响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帐篷，是那山中的雨，淋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是光荣的地质队员……”

洪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里久久回荡，一时间人们忘记了疲劳。